

五一七前對民進黨的建言 -- 李中志

馬總統就任即將一年，在野的蔡主席接下四分五裂的民進黨也即將一年。雖然已是第二次的政黨輪替了，但外弛內張可能是這一年來台灣內外政治的唯一寫照。陳前總統執政之初，尚且以「全民總統」緩和第一次政黨輪替的衝擊；但外表恭良有禮的馬總統，卻自始就唯我獨尊，即使是高度敏感的議題，也幾乎是由其核心密室操作，錯把中南海當成忠誠的反對黨，倍加禮讓；卻把台灣的在野人士反而當成局外人，處處堤防。再加上放任審檢聯手，不時刺激挺扁人士，整個綠營就像一個積壓怨忿多年的壓力鍋，要在五一七那天掀開。令人憂心的是，一但情勢失控，非但無法有效對政府形成監督壓力，可能還予其發動另一波整肅的藉口。既然執政黨不以主權、民主為施政最高指導原則，在野的民進黨實在應整理過多的情緒，好好自力來延續台灣這條民主之路。

由遠而近，先就格局而言。蔡英文主席以訪美之便發表了兩次演講，一次在喬治華盛頓大學，講題是「民進黨對兩岸問題的看法」；一次在加拿大溫哥華，講題是「未來十年的政治目標: 對自由主義的挑戰」。兩次演講均有整理成中英文講稿發布。可惜在媒體的忽略下，並沒有得到太多迴響。但從蔡主席的演講裏看出，她是有視野的，也不愧是兩國論在那個時空下的操刀手。如果她能穩住局勢順利完成這個過度階段，成為一個真正的領導者，她絕對是戰後台灣最有格局突困的領導者；光是她靠向自由主義的論述，就不是這六十年來台灣任何一個領導者帶領台灣的生存邏輯。

問題是，她的願景完全不是藍綠媒體以深綠為樣版所勾勒出來的民進黨圖像。由於黨內外環境過於艱困，蔡主席對黨機器的操作顯然步步危艱。如果她無法過得了藍綠兩極的夾殺，她也就只是個學者論政，當上主席也只是個美麗的錯誤。

隨著焦慮、挫折、與少數人的挑釁操作，台灣的國族論述正在迅速窄化。綠營的發言台上，已不再是那些市民的、反階級的、道德的自由派人士，而是那些將一切失敗原因指向外來的種族論者。他們無視戰後現實所形塑出來有別於中國的台灣生命共同體，而忙著去純化那個自以為較好的原族。更危險的是，他們逐漸否定選舉的正當性與機會。於是，公教票不要，榮民票不要，台商票不要，原著民票不要，中國新娘的票不要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的票通通不要，只要台獨票。只要不講台獨的，不罵國民黨的，就是宮女不知亡國恨，就是被洗腦，然後開始呼口號。這些人有其歷史糾葛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，但在五一七前夕，綠營急需的，是有效安撫這些人數其實不多，但聲音極大，感染力極強的人士。

再就藍綠的抗衡點而言，雖然馬總統一年來施政零零落落，能發揮的議題不勝枚舉，但綠營不該把這些議題抽象化到「賣台」「愛台」這種只能相信不能驗證的口號。要批判的是政策，不是主觀的好惡。例如大陸公安駐台這個旋即從媒體消失的計畫，就

是具體而無可忍受的主權問題。這件事非同小可，絕對應該成爲五一七的訴求重點。可惜綠營被同日見報的扁案延押問題一攪和，到目前還未做出反應。其實只要綠營“罵”得清楚，除了極少數的急統人士，不分藍綠，應該都可以了解到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絕不可能有敵對的德國警察派駐在法國的奇事發生。這只是一例用以說明，只要有說服大眾的絕對理由，民進黨自然有正當性無限期的癱瘓議會或抗爭，直到政府講清楚爲止。

最後，筆者認爲最不重要，但也最剪不斷理還亂的就是扁案。有人說，「只有陳前總統放出來，綠營才會團結」；也有人說，「只有綠營團結，陳前總統才會放出來」。其實都對，但也正因爲如此，其實問題根本無解！然而在筆者看來，就「解救」阿扁這件事而言，與綠營團不團結無關。整天想硬拉著切割派去挺扁，或硬拉著挺扁派去叫扁道歉，除了吵成一團外，沒人會服氣。人人心裡自有一把尺，沒必要掏出來比一比，但要挺扁，就回到法律面，打對點，對方自然鬆手，整天灑狗血於事無補；要切割，就忘了扁，落井下石，只是徒增內部矛盾。

至於訴求馬總統干涉司法、操縱司法云云，筆者認爲除非你有證據，否則一點意義也沒有，馬總統甚至連否認都不必。相反地，綠營反而要要求馬總統干涉司法，以他總統的高度糾正不適任司法人員，不可耽於自己的政治利益，放任司法人員違反審檢分立原則，坐視審檢聯手戕害人權。一個學法出身的總統應該知道，審檢不分是對司法制度的嚴重侮辱，也應該知道對敵對黨派的卸任總統，審前羈押至此地步，已爲台灣的人權紀錄，留下自美麗島軍法大審以來最大的汙點，不但侮辱馬總統哈佛名號，還讓人覺得連自己老師孔榮傑譯成中文的教誨也看不懂。馬總統對不義的司法袖手旁觀，就是自己不義，也就不再是一個適格的總統了。

當然，五一七不會是這些怨忿的結束，但吾人衷心希望它能開啓些好的開始。綠營要說得清楚，馬總統要聽得清楚。至少也希望它只是個宣洩口，但萬萬不要把它變成一個爆炸點。

李中志

美國伊利諾州州立大學教授

5/11/2009 8:26:08 PM